

■ 回 味

汽水清凉夏日长

戴骏华

寒暑交替，又到一年盛夏，热浪席卷而来。前不久，购得几件宁波地方文化收藏品，欣赏之余，爱不释手。其中有一枚海狮牌果味汽水标签，更让我眼前一亮，倍感亲切。

小时候的夏日，家中常备海狮牌果味汽水，与瓶装啤酒一样，也需要拿着玻璃瓶到小店置换购买，每瓶售价5角，保质期3个月。晚饭前，大人会打开汽水瓶，倒入杯中，随即，一股清香的橘子味扑鼻而来，喝上一口，清凉酸甜。

记得上小学时，上海亲戚买了汽水到家中做客，邀请大家喝“**He lan shui**”。我听到这个名称有些惊奇，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，以为是上海方言或是俗称，当时年纪小不好意思细问，但这三个字印入了脑海。直到读大学期间，由于专业需要，阅读了几部晚清作品，才解开了儿时的疑问。

李伯元《官场现形记》第七回：“三荷包叫把酒瓶一律打开，连荷兰水也开好几瓶等用，免得临时手忙脚乱。”读到这段描写，灵光一现，忽然想到“**He lan shui**”莫非写作“荷兰水”。翻开辞书，找到“荷兰水”词条，释义为“〈方〉汽水”，恍然大悟。在李伯元的另一部小说《文明小史》中，也多次提及“荷兰水”，如第四十九回写道：“那洋老总三脚二步跨进了房间，彼此见过了礼，劳航芥请他坐下，叫小子开荷兰水，开香槟酒，拿雪茄烟，拿纸烟。”

韩邦庆在吴语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中描绘了晚清沪上图景，其中也有“荷兰水”，如第四十三回：“维时皓皓秋阳，天气无殊三伏，玉甫本为炎热所致，即进洋房，脱下夹衫，已凉快许多，再吃点荷兰水，自然清爽无事。”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葛元熙的《沪游杂记》出版，书中记载：“夏令有荷兰水、柠檬水，系机器灌水与汽入于瓶中，开时，其塞爆出，慎防弹中面目。随到随饮，可解散暑气。”晚清苏浙地区盛传一首冠名顾安主人的竹枝词：“荷兰冰水最清凉，夏日炎炎竞爱尝。中有柠檬收敛物，涤烦祛秽代琼浆。”这首竹枝词被收入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中，可见荷兰水在当时的流行程度。

为何将汽水称作荷兰水？近人徐珂编撰的《清稗类钞》“饮食类”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：“荷兰水，即汽水，以碳酸气及酒石酸或枸橼酸加糖及他种果汁制成者，如柠檬水之类皆是。吾国初称西洋货品多曰荷兰，故沿称荷兰水，实非荷兰人所创，亦非产于荷兰也。”17世纪的荷兰曾被称为“海上马车夫”，近代许多外国商品通过南洋传入中国，而南洋当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，因此许多舶来品被冠以“荷兰”前缀，如荷兰豆（豆类豌豆）、荷兰大花葱（高葱）、荷兰芹（欧芹）等。

回溯汽水的发展史，充满着偶然与必然。16世纪，欧洲科学家研究发现矿泉水中含有二氧化碳，清凉解渴。1768年，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莱将二氧化碳溶解于水，获得的水溶液有着矿泉水般的清凉效果，这标志着汽水的萌芽。1820年，德国药剂师史区鲁夫通过添加有机酸、香料等改良口感，从而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汽水。由于碳酸最初在化学实验室中被发现，因此由制药厂开始生产汽水。

清末，汽水行销于市，“今国人能自制之，且有设肆专售以供过客之取饮者，入夏而有，初秋犹然。”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徐德基在苏州创办德滋堂，是目前已知最早由中国人开办的汽水厂。8年后，吴次伯成立苏州瑞记公司，一度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汽水厂。

在外求学时，有一次和同学们聊起宁波啤酒厂出品的海狮牌果味汽水，一位同学是四川乐山人，他说他们家乡有峨眉雪汽水。我一听来了兴趣，心想，许多城市应有各具地方特色的汽水。回到寝室一查资料，竟发现我国至少有18个城市曾经或者至今仍然自产汽水，如，北京有北冰洋汽水，上海有正广和盐汽水，广州有亚洲汽水，天津有山海关汽水，西安有冰峰汽水，洛阳有海碧汽水。当然我们宁波的海狮牌果味汽水也名列其中，我顿时倍感自豪。

如今，清凉消暑饮品越来越多，从传统的绿豆汤、酸梅汤，到超市冰柜里的各类饮料，我们总能找到喜欢的那一款。这些年喝汽水时，我常会想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退市的海狮牌果味汽水。“海狮顶球”是动物表演中的经典节目，年少时，我就被瓶子上的商标图案所吸引，可惜当时没有想到揭下汽水标签收藏。感谢有心人将其保存下来，使我今日能够辗转拥有它，也保存了关于汽水的完整记忆。



海狮牌果味汽水标签

老钱庄是一只『金边饭碗』



旧时钱庄内部复原场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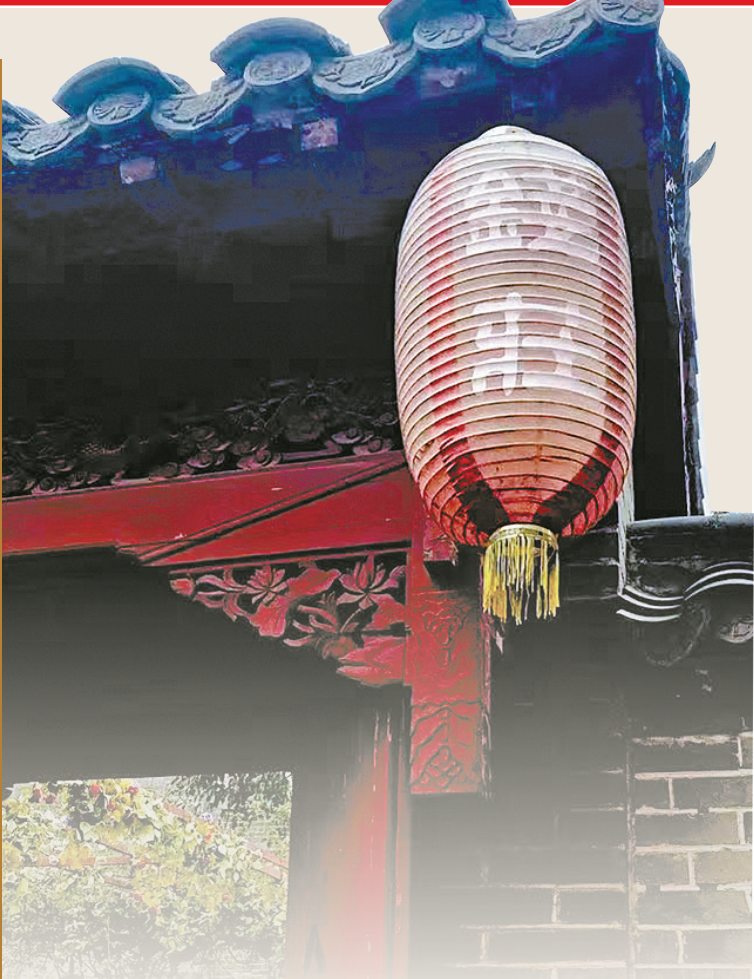
孙仰芳

旧时，吃钱庄饭并不容易，门槛很高，任何人想进钱庄做事，必须先有一位保人引荐。这保人可不是随便便找一个人可以充数的，颇有讲究。一是要熟悉钱庄老板与经理，最好有业务往来；二是需要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名望。旧时《钱业条规》中明文告示：“同业诸君，原有引荐之人，倘若亏欠，唯引荐人是问。”由此可见，保人身上担负着很大责任，他引荐到钱庄做事的人，必须勤劳肯干、品行端正，不出差错。然而，保人制度也带来了一些弊病，它限制了人才选拔的范围，只在一个小圈子里物色挑选，容易结成乡党宗亲关系。

旧时钱庄业里以宁绍两地人士居多，在宁波人中也以慈溪人列为首位。历任上海钱业公会七届总董的秦润卿，少时就是靠在钱业界谋事的表叔林韶斋推荐，才有机会到上海豫源钱庄做学徒。

那些钱庄老板为了把自己捧在手里的这只“金边饭碗”，顺利地交接到下一代人手里，还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叫“易子而教”。

顾名思义，“易子而教”就是交换“接班人”，把自己儿子送到别人家的钱庄里去谋事，让他们从学徒做起，



■ 道老古

跑街，做账房……一步步地向上升。钱业界有一句行话叫“过三关”，即学徒关、外场关、账务关，过完“三关”，再回到自家钱庄里做老板。旧时钱庄老板们为了父子相传，捧牢这只“金边饭碗”，确实是动足了脑筋啊！

秦润卿在晚年写的《丙子自述》中对这一现象有过一段精彩的描绘：“贫家儿初见钱庄，规模宏大，惊喜万分，其中伙友多属富家子弟，衣服华丽，举止阔绰，而余则寒素布衣，相形未免见绌。”毫无疑问，那些衣服华丽、举止阔绰的伙友是来“过三关”的钱庄老板“接班人”。然而，培养“接班人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结果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事与愿违。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业师们对那些“接班人”不敢严格要求；二是很多“接班人”根本就不喜欢钱庄那一门营生。他们迫于家庭压力，不得不去别人家钱庄里混上几年，可在这“混”的过程中，很快发现经营钱庄十分辛苦，又时刻充满风险，反而增长了抵触情绪。这是钱庄老板们始料不及的，最后捧上这只“金边饭碗”的反而大多是贫寒人家子弟。

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宁波城内鼓楼前有一家叫“恒兴”的钱庄，钱庄主人吴老板已是年过半百，一心想要把自己的这份家业往下传。三年前，他遵照钱业界流行的“易子而教”习俗，特意把儿子送到沪上一家大钱庄里去“过三关”。吴老板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整整三年，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回来，就把恒兴钱庄交到他手上。谁料儿子平日除了往钱庄的银库里取钱消费外，一笔赚钱生意也没有做成。这也不算是最坏的消息，日子一久，儿子更是在外面欠下了不少债务。吴老板一下子惊醒过来，一查账册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恒兴钱庄早被儿子折腾得千疮百孔，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

这天，杭州的信源银楼派人来宁波讨债，这笔银款是吴老板的儿子在杭州吃花酒时欠下的，数目不少。此时恒兴钱庄的银库已是空仓，无法偿还。吴老板在店堂里急得团团转，他一抬头，看到门口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，手中捏着一块抹布，用力地在擦招牌。就把一肚皮火气发泄到了学徒身上，大声喊道：“谁叫你擦的？”“我自己想擦的。老掌柜，钱庄要开下去，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？只有招牌亮了，生意才会做大。”这个学徒回过头来，不慌不忙地答上一句。见一个学徒居然敢跟自己顶嘴，吴老板气得不行，伸手拧起对方耳朵，就要往外拖……这时，恒兴钱庄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且慢！这个学徒我要了，他可以抵贵庄欠下的那一笔银款。”说话的正是从杭州赶来的信源银楼经理。而信源银楼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。

胡雪岩在杭州城里除了创办胡庆余堂外，还有规模宏大的阜康钱庄及信源银楼，他做人的宗旨是“不问出身，只看人品”。

信源银楼经理看中的擦招牌学徒，很快获得了胡雪岩的赏识。经过不断栽培与提携，日后成了源丰润票号与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经理，这人就是阿拉宁波江北费市的严信厚先生。

按照钱业界规矩，每年正月初五，上至钱庄老板，下至学徒伙计，都要齐聚一堂。仪式开始后，由老板指派一人拿着钱庄内伙友的名单唱名，唱到谁的名字，谁才有资格上前行礼。这个名单的排序，就是庄内伙友在钱庄老板心目中的地位排序。每个人的去留升降，也在这一个时刻决定。那些没被唱到名字的人，意味着新一年他的这只“金边饭碗”被敲碎了，要卷起铺盖走人。

清代文人顾颉刚在《清嘉录》一书中，生动地描绘了从前钱庄正月初五“祭财神”的情景：“五日财源五日求，一年心愿一时酬。提防别处迎神早，隔夜匆匆抱路头。”这“抱路头”正是老钱庄人满含辛酸的一个托词。

■ 老物件

点亮童年的火柴

叶龙虎

小时候，在昏暗的美孚灯（煤油灯的旧称）下，父亲常常说一些老掉牙的谜语，让我们度过漫长的夜晚，“一张小眠床，晒一百个小和尚。”“自来火。”我和妹妹抢着回答。

自来火就是“火柴”，不过，祖父管它叫“洋火”。祖父出生于清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，我记事起，他已经80岁了。记忆中，他习惯给许多日常用品加一个“洋”字，什么洋皂、洋灰、洋钉、洋布、洋火、洋铅碗、洋蜡烛等。

在祖父年轻时，火柴的确是洋火，它是英国人发明的，直到近代才传入中国。宁波是通商口岸之一，所以祖父小时候已经看到火柴了。1879年，广东佛山成立“巧明火柴厂”，这是中国的第一家火柴厂。

之前，乡家人世代代只能通过火镰、火石打击取火，十分不容易，所以，家家户户的火缸除了炖粥、煨汤、烘衣物外，还有“保留火种”的功用。

火柴由头、梗、盒组成。火柴头含有氯酸钾、硫黄、二氧化锰及玻璃粉；火柴梗是一根四方的细木梗；火柴盒的两个侧面涂有红磷、三硫化二锑和玻璃粉。划擦时，摩擦生热使红磷燃烧，产生的火星引燃火柴头上的硫黄和氯酸钾，从而使火柴梗燃起火苗。相比旧时的打击取火方法，把火柴称为“自来火”确实也名符其实。

还记得小时候的“童车牌”火柴。火柴盒的正面，是一个红衣男童骑自行车的图案，这是宁波正大火柴厂的产品。

那时候，农村烧土灶，灶火膛外侧有一个小方洞，里边必定有一盒火柴，火柴放在这里不易受潮。一日三餐生火烧饭，首先要用火柴点火，是火柴点燃了灶火膛里的柴草，让烟囱飘出袅袅炊烟。



不同时期的“童车牌”火柴盒贴画

不过，20世纪50年代的农家还舍不得用火柴。火柴2分钱一盒，擦一根就少一根，用煤头纸引火是普遍的做法。煤头纸很薄，摊开往内卷，卷毕再用手搓几下，搓得比铅笔稍粗一点，且两头粗细匀称，不要搓得太结实，最后用唾沫把纸边粘住就成。使用时，把已卷成的煤头纸的一头轻轻插入火缸，在保留着火种的热灰中停留数秒钟，见煤头纸的那一头已燃上暗火，把它拔出。用嘴对着暗火“吼笃”一声，暗火因空气的震荡有了明火。然后将煤头纸伸进灶火膛，红红的火苗“嗤”的一声点燃了柴草。让煤头纸产生明火的动作，既不像吹也不像吸，需要反复练习才得要领。我经常看祖父用煤头纸引火，也学会了“吼笃”之法。用火完毕，将煤头纸插入火缸的冷灰中，待暗火完全消失，再把它放在灶梁上备用。

东方才发白，窗外的公鸡就开始啼了，不一会儿整个村子的鸡鸣声此起彼伏。我似乎还在梦中，却被父亲轻轻推醒，只听得父亲窸窸窣窣摸火柴的声音，“嚓”地一声，一股带着火药和松木清香的味道顿时弥散开来，在眼睛睁开之际，我看到了光亮。这便是被火柴点亮的早晨。

小时候，我在《语文》课本上读过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：一个乖巧、美丽的小女孩，冒着大雪，赤着脚，在街头叫卖火柴。在饥饿、寒冷、孤独中五次擦燃火柴，微亮中，她看到温暖的火炉、美味的烤鹅，还有唯一疼爱她的老祖母。她非常想留住老祖母，就把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，她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……

学校放暑假正是农村的大忙季节，父母都要出去割稻、种田，煮早半晌一餐点心上做中午、晚上两顿饭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。其实，当时的我不过十一二岁，我最犯愁的便是生火。柴草受潮，接连划几根火柴还是点不着，甚至刚碰到柴草又熄灭了，心中的焦急至今无法忘怀，因为父母收工是要赶着吃饭的呀。

在农村，大人对火柴看管很紧，一是怕孩子玩火酿成火灾，二是怕孩子剥火柴头当火药浪费火柴。火柴须凭票购买，一旦用完就无法做饭了。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原始的取火方法基本上没有人会操作了。

在没有电灯的岁月里，家家户户离不开火柴和煤油灯。一到晚上，煤油灯便次第登场，村中人家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亮。小孩子常常被火柴点燃的瞬间吸引，只听见“嚓”一声，父亲划燃了一根火柴，凑向灯头，一下子照亮了整间屋子。吃完晚饭，煤油灯又被母亲小心翼翼地从吃饭间拿到房间，我伏在桌上开始写作业，母亲坐在床边纳鞋底。

随着电灯和打火机的普及，火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领域，但那缥缈的火苗依旧在记忆中跃动。小小的一盒火柴，承载了几代人的温情时光，也见证了我们的生活变迁。



煤油灯